〔九〕 惊魂巴米扬归程

回到巴米扬，城里几乎一点灯光都没有，我连来时的街道都找不见了。哈桑带着我找旅馆，我却一心想找机会摆脱他。他还是和前面一样耍小聪明，到旅馆门口以后不让我下车，自己去谈价，然后跟我说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虚高价格。到第三家旅馆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自己跑去谈，终于是正常价格。但他竟然说不愿意跟我住一间，必须要两个单人间，随后我看他和店员说了什么，结果一个单人间的价格几乎和双人间差不多。我积累了一天的怒气终于爆发了，指着他的鼻子发火，全旅馆的人几乎都跑下来看热闹。然后我说，你自己住这儿吧，我走了，就拿起我的包跑进黑暗里。哈桑和其他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他们追我时，我早就不见踪影，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，没人能看出我是个外国人。

凭记忆走回巴米扬的街上，手机开始疯狂振动，我索性就关机了。街上还有零星的几个摊位，还不如遍布星星的天空亮。我跑到街西头的汽车站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没有上亚阔朗的车，但也确实没人愿意回喀布尔。我感觉自己都有点疯癫了，在街上遇到一个人，就问他现在有没有办法去喀布尔，大概问了20多个人，一直问到街东头。都快10点钟了，我几乎就要放弃，最后又看见一家餐馆，里面还有几个人，就想去碰碰运气。

我带着哭腔问饭店老板，有没有办法回喀布尔。饭店里正在和人打牌的哈扎拉人鲁胡拉听到我的话，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过来问我刚才说了什么。我一字一顿地说，我要去喀布尔，要赶明天早上6点钟的飞机。他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说这条路真的很危险，没有必要为了这趟飞机冒这个险。我觉得真的是没希望了，又不觉掉下眼泪。鲁胡拉拍拍我，问我吃饭了没有，我也确实饿了一天。他跟老板点了一大盘抓饭，一边看着我吃饭，一边讨论这件事。

鲁胡拉说，他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巴米扬玩的，本来准备明天一大早回去。这段路晚上有塔利班出没，塔吉克人和普什图人通过没有太大问题，但他们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，遇到塔利班后很可能有麻烦，他需要和朋友商量一下。一通电话过后，他的几个朋友都过来了，一边劝我放弃这个打算，一边陷入激烈的讨论。最后他们的司机，一个留着披肩卷发，外形有点像腾格尔的小伙儿跟我说，如果我一定、一定要回去，他们愿意跟我承担这个风险，但希望我能给150美元的车费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

我把自己的性命完全托付了出去，先随他们到了离城区大概三四公里的一个小村庄，他们说在这儿稍微歇一会儿再出发。这是一幢非常大的房子，里面铺着华丽的地毯，干干净净，但除了电视，几乎一件家电都没有。朋友们席地而坐，开始边看电视边抽起水烟来。我感觉自己又受骗了，已经晚上11点，离飞机起飞只有不到八个小时，赶忙问司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发。他说路上现在仍然危险，后半夜塔利班活动会减少，最早只能1点半出发，用最快的速度开过去。因为喀布尔机场安检非常烦琐，6点半的飞机，5点半应该要到机场门口，这样算起来，就只有4个小时的路上时间了。我始终觉得来不及，但司机一口咬定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如果赶不到，他倒找我150美元。我只能将信将疑地答应下来。

鲁胡拉的团队共有五个人，因为我的到来，他们显得非常兴奋，在屋子里抽完水烟后载歌载舞。房东应该是他们的朋友，巴米扬的当地人，拿出了很多小零食给我吃。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房子为什么是这个构造，除了一台可能有50英寸的平板电视，屋子里就只有地毯和很多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床铺——没准这儿是当地专门接客的民宿。到了12点，鲁胡拉建议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大家伙就都盖着被子睡着了。月亮升了起来，斜斜地照在地毯上，我当然一点也睡不着，痴痴地看着地毯上的毛。两天的遭遇给了我强烈的不真实感，我甚至有点希望再一次睁开眼睛，这月光是照耀在我学校的宿舍里。

眼看要到一点半了，大家还是没有要醒来的意思。我心里着急起来，毕竟对于中亚中东人的时间观念很难抱太大的希望。突然一阵闹铃响起，大家迅速站起身来，我才发现所有人都没脱衣服。鲁胡拉把我拉起来，最终大家在10分钟之内就出发了。

我和三个人一起挤在后座上，这当然是出于安全考虑。车里的空间极度狭窄，另外三个人都尽量缩起来以给我让出更大地方。阿富汗山区的夜黑得没有一丝人迹，路上几乎没有会车，没有超车，我们放着当地的音乐在山路盘旋，好像沦亡在黑色的海洋里。我取出手机定位，想看看到了哪里，这才发现走了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巴米扬南线。时间上倒是有了些把握，而司机可能也是因为要利用后半夜赶到机场，才会选择这条线路的。

我们的车在山区全程大概也就四五次会车，第三次会车时，迎面开来的车主动停下来，跟司机说了一句话。司机听后脸色大变，说前面路上刚刚有塔利班活动。我们不能再走了，就找了路边一个空地停了下来。后座上的几个人赶忙下车，让我趴在地上，他们三个再坐进去，用腿遮住我。气氛万分紧张，我问司机大概什么时候能走，是否还能赶上飞机。司机说话有点颤抖，说别想什么飞机了，能平安到达喀布尔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一向比较心大，以前虽然被军队扣押过很多次，甚至持续很多天，但从来没有过性命的威胁，而这次我真的感到发自心底的害怕——因为连当地人都不知道，即将迎接我们的是什么。

我趴在地上，一声都不敢出。四周死一样寂静，只能听到喘息声，我不知道这样的等待还要持续多久。半小时后，司机从外面跑回来，说新来的车报告没看见塔利班，可以走了，但稳妥起见，还是让我再趴一会儿。我的心算是放下来一半，又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按时到达机场了。

通过了最危险的路段，司机让我钻出来坐好，明显感觉他开得更快了，在山路上开出80公里/时的时速，应该是想把损失的半小时追回来。到了将近5点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南线和喀布尔-坎大哈主干道的交汇处——迈丹沙赫尔城。“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危险啦！”司机大舒了一口气，我们六个人也跟着欢呼起来。我这会儿才算是困极了，沉沉睡去。马上到达机场时，周围人把我摇醒，已经5点50了，离起飞只有40分钟。司机露出小孩子完成任务一般的喜悦，和我使劲儿拥抱了一下，我赶忙就往安检口跑去。喀布尔机场有令人闻之色变的四五道安检，乘客在1公里外就要下车徒步，经过连续三四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搜包检查—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么多次。我手持机票，满头大汗地给安检员指着上面的时间，他们也看出了急迫性，周围的其他旅客见状也让开道路，让我快速进去。最终在起飞前20分钟，我赶上了换登机牌。巴米扬的惊魂一夜，总算告一段落。

〔二十九〕 参观绿松石山遗产中心

……

时间快到9点，我准备打车去喀布尔国家博物馆，然而这个区域的车有些少，我就向南走，去砖桥清真寺北面出租车的集散地，竟遇到了本次阿富汗之行最后一个惊喜。在记录老房子时，我发现这一片的房屋质量明显高于喀布尔其他地区，三层的房屋开始出现，很多房子在第二层会有木质的阁楼，又看到了好几个雕刻精美的大门。我在其中拍得流连忘返，突然一个穿着当地服装的年轻人凑过来，用非常流利的英语问我是不是在找绿松石山（Turquoise Mountain）。我听发音以为是土耳其山，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这个地方可太有意思了，可以带我去看看。他领我走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古建筑大门，拐过几个弯以后，我看到一块设计时尚的透明塑料板子，上面写着“Turquoise Mountain”。进门之后，能看到一个巨大的传统四合庭院，正房共有两层，都带木质回廊，回廊做木雕拱券的装饰，是我在喀布尔见到的最好的院子。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出来迎接我，询问我的身份。在得知我到阿富汗是专门为了看文物古迹，并且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去了那么多地方时，他的眼睛都亮了起来，不由分说就抓着我进了办公室，要给其他朋友介绍。

一位坐在电脑前的姑娘站起来跟我主动握了手，向我讲述这个地方的来历——这是我在阿富汗唯一一次和当地女性有肢体接触。办公室所在的建筑内部，装饰更加精美，墙上都是灰泥雕成的花纹，家具应该都是从各处收来的古董。姑娘说，绿松石山的名字来源于古尔王朝首都的别称，这个都城可能位于前文提到的贾姆宣礼塔附近，体现了这一机构创立的初衷，就是关注和保护阿富汗的文化遗产；在实际操作中，还包括了对传统手工艺和装饰艺术的保护和传承。这个机构2006年由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共同设立。设立之初，它就选择了位于喀布尔河北岸，喀布尔历史街区中最好的穆拉德（Murad）片区进行修缮。十多年来，总共修缮了100多座历史建筑，并把办公地点、培训机构和工厂都安放在了最大的两个院落中。随后她给我播放了绿松石山的宣传片，详细展示了这些宅子修缮的过程。现在绿松石山的实际负责人，正是2003年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英国人罗瑞·斯图尔特。

一开始迎接我的那位男士带我继续参观宅子的其他部分，其修缮工程甚至比我国很多地方做得都好，基本做到了尽可能少地替换构件，修旧如旧。参观过程中，这位男士不断询问我这几天去到的古迹的现状，很多地方连他们都没有最近的资料，得知一切安好，他非常欣慰。在这里的游览不断打开我新世界的大门……

……推离古宅的大门，再次看到那所有人身穿传统服装的杂乱街市，我感到很不真实。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人、伟大的事不算少，而这两个低调的小院子，带给我的震撼却一直持续至今。在阿富汗这样动荡的国家，很多驴友包括我，前去叨扰一遭，回来就书写自己壮烈的行程、神奇的遭遇，乃至从中挤榨出的悲天悯人之心，实则于己于人都毫无进益。而这样的机构，就这样不急不躁地运作在那里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自不用说，长久下去对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更应让人敬畏。

……